

大 运 之 河



父亲和母亲金婚纪念日那天，我赖在父母家里，软磨硬劝，终于说动父母，跟我一起到婚纱摄影楼去拍了一组金婚纪念照。

这是父母第一次化妆拍照。他们一向讲信用，既已答应了我，就忍耐着被化妆师“摆布”，不过看父亲脸上露着微笑的神情蛮放松的。母亲还在设计师的安排下，换了好几套婚纱，父亲则一袭白色西装。后来，父母换了一身红色唐装，拍了一张很喜庆的中国式金婚照。历时3个多小时，金婚纪念照终于拍好。

几天后，我先到影楼看照片效果，选定了唐装照和白色婚纱照放大。架着照片到了父母客厅，放到父母面前那一刻，我看见了父母眼睛里透出的惊喜。

父亲跟母亲说：“唐装照放客厅，婚纱照放到床头墙上怎样？”母亲点头说：“好啊。”我取下沙发背景墙上的画，父亲把唐装照安了上去，两手架着放大的婚纱照去卧室床边，不等我到跟前，自己取下床头上方的油画，将婚纱照彩照挂到正中。

母亲跟过来，两人站到床对面的写字台前，对着彩照端详了好一阵，然后回到客厅，坐在沙发上，一张一张地细细欣赏那一组金婚纪念照。这时的母亲，快乐得像个孩子，边看边感慨说：“化了妆真显年轻，模样也比真人好看了……”

“妈你本来就好看，影楼的老师夸你气质好，有大家风度呢。”我回应母亲，然后对父亲说：“说爸有派头哦。”

“时间过得真快，50多年前，我跟你妈妈第一次见面的情景，好像就在眼前。”父亲感叹着，跟我聊起他们往事。

1948年，担任游击队小队长的我的大舅，在掩护解放军运输药品时，与小股国民党军队激战受伤，被救下后送往解放军11纵队卫生所。

大舅妈知道后，拉着母亲一起，急匆匆前去看望。

病房里，一位穿白大褂的精瘦的年轻军人，正给大舅换药，他就是我的父亲。

“我来帮你。”母亲说着已到病床跟前。

“很快就好。”父亲说着，欠欠身向母亲点头打招呼。在视线投向母亲的一刻，母亲也将视线投向了爸，俩人几乎同时脸红了。

这一幕全被大舅看在眼里。

又到建军节了，离开部队的日子越长，心中那瓶藏在岁月里的老酒就越香，而这瓶老酒是对步兵的一份怀想。

说来惭愧，我曾怕当步兵。刚从新兵连下到步兵连时，看着拉练回来脸上写满疲惫的兵们，就鼓起勇气去找连队指导员汇报思想，申请要到炊事班工作，宁肯烧火做饭也不愿到训练场摸爬滚打。不料，指导员说，好钢不都是淬出来的吗？怕苦怕累就不要来当兵！

掉皮掉肉不掉队，流血流汗不流泪。当步兵最怕的是紧急集合，有个笑话记忆犹新。我的一位同乡，有次半夜听到紧急集合的哨声，黑暗中穿好衣服、打好背包，准备下床时却找不到鞋子，急得哭喊起来：“我的孩子？我的孩子？”家乡话是把鞋子叫成孩子的，可他用普通话喊出来，就喊出了一个笑话。从此，战友看到他总会打趣，你的孩子呢？找到了吗？

我在部队一口气干了十多年，从步兵连到步兵团再到步兵师。到了团部和师部，已在机关工作。现在想来，之所以从士兵成长为团职干部，与在步兵连吃下的苦和练出的那股子韧劲是分不开的。

步兵是什么？是吃苦耐劳的代名词，翻障碍、拼刺刀、武装泅渡、长途奔袭，似乎步兵不把这世上所有的苦吃尽，那就不叫步兵；步兵是什么？是无私奉献的代名词，抗震救灾、抗洪抢险，何处没有步兵坚毅的身影？征战沙场、戍边卫国，哪里不是步兵冲锋在前？

似乎步兵不作出牺牲就不叫步兵。步兵啊步兵，付出的总比得到的多，但即使什么都没得到，那杆胜利的红旗，却终究要落到步兵手里。正是有了这杆红旗，步兵所经历的苦难，所作出的牺牲，也就有了生动的注脚。步兵即使躺下了，看到那面飘扬的红旗，脸上也终会浮出骄傲的微笑。

时至今日，我想起这些，仍会不由自主地渗出泪来，那里面包含着对步兵割舍不断的情愫。

父亲离开病房后，大舅对母亲说：“不错的后生，专心，勤快，责任心强，卫生所的老同志都夸他哦，年轻优秀的共产党员……”

大舅伤好归队前，母亲和大舅妈带着白面单饼去看大舅。

告别大舅，离开了病房，母亲在院子里又见到了我父亲。

俩人都像是早就认识一般，竟然不觉得拘谨。父亲主动向母亲介绍了自己的情况，然后从白大褂的兜里掏出一个小本子，写下自己的姓名递给母亲，“如果可以，给我留个联系地址好吗？部队驻地经常变动，我可以联系到你。”父亲大胆地请求母亲，将手里的本子和钢笔双手递向母亲。母亲面露着涩地接过本子，写下自己的姓名和联系地址后递给父亲。父亲说，“我会给你写信的。”

那以后到新中国成立前，父亲给母亲写了两封信，都是约母亲见面的。

1949年4月，父亲随所在部队参加渡江战役，打过长江后进军西南，解放贵州，随部队在贵州安顺就地驻扎，父母有了正常的书信来往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母亲上了县里的初级中学。读中学是她的识文断字的大哥的主张，“时代不同了，女孩子也要有文化，将来做个更有益于社会的人。”

1950年，正在上初中的母亲，在学校作为积极要求进步的学生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成为预备党员。她在激动、兴奋中将这个人生重大转折的消息写信与他分享，“终于跟你一样，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了……”

父亲很快回信。信里的祝福和鼓励，洋溢着满满的热情和满是关怀的嘱咐。

第二年，我母亲通过了预备期，成为正式党员。

1953年春，在他们相识5年后，父亲写信问母亲，愿不愿意与他组建家庭，如果愿意，就来安顺的部队驻地安家。

我母亲收到信后，立刻找我大舅征求意见。大舅说：“还犹豫什么，多好的年轻人啊！”

于是，我的母亲带齐了毕业证、党的关系证明，收拾起简单的行李，直奔安顺。

临行前发了一封启程时间的电报给我父亲。到达安顺下火车时，我父亲已经在出站口等候。在部队的操作下，他们举行了简单却非常热闹的婚礼，参加婚礼的军人占满了团里的小礼堂。

“新婚快乐！”“白头偕老！”“一生幸福！”战友们前后簇拥着祝福他们。

我母亲发现祝福的军人里有好几位女军人，看她的眼神里有着羡慕和难以形容的一种感觉。

回到部队为父母准备的新房，我母亲迟疑着，终于忍不住问我父亲，“参加婚礼的几位女军人看上去好灵活，还长得好看，她们看上去喜欢你。”



我兄弟姐妹8个，上面是两个哥哥，两个姐姐，下面还有一妹两弟。这在今天不可想象，就是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，这么多兄弟姐妹，对父母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负担。

那时参军的日子一般都在每年的冬天，初中毕业已经两三年的大哥，在这个冬天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。一人当兵，全家光荣。他无比自豪，我们一个个也是光荣无比，一天到晚脸上挂着笑容。

大哥当兵第二年的麦收，正好赶上我们那儿开始大包干。本来土地承包到户是好事，可是我们一家，尤其爸妈脸上布满了愁云，先前的笑容不见了踪影。因为我们一个个都还小，虽然大姐和二姐也都初中毕业好几年了，可根本不是田里的主要劳动力，再心灵手巧也不能

当兵，是我的梦想，是一个男子汉顶天立地、报效祖国的见证。我却因为很多原因，遗憾地没能当上兵。但我没有放弃，后来考上了军队文职，做着后勤工作。

为什么我痴迷军队？因为在我人生的旅途中，总与军人结缘。

第一个结缘的军人，是我的舅舅。他在我10岁生日那天，开着军绿色的吉普车来到我家，说是要给我一个生日礼物。他打开后备箱，拿出一个盒子，双手递给我。我打开一看，是一个望远镜，上面有一颗红心，红心上有“八一”两个字。

我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，望远镜却被舅舅一把夺过来，挂在了我的脖子上，这才使我沉住了气。他教我怎样去看，用眼睛看细镜筒，不要看粗的。我故意对着舅舅看粗的镜筒，发现舅舅离我很远很远。

改正过来之后，倒是变大了，可是看到的物体太大了，很模糊。清晰的是里面横竖交叉的数值，和右下角一艘小的军舰。舅舅说，镜筒中间有一个黑柱子，左右滚动可以调节远近和清晰度。

在我的调节下，能清晰地看见百米之外水塔上的字。我还发现，小镜筒下面有一枚指南针，晃动望远镜，指针就跟着动，很是有趣。后来，在打扫屋子的时候，我看见了墙上挂着的望远镜，想起了舅舅，想起了那个被国旗包裹

“我们俩的缘分5年前就注定的，所以我写信约你来这里组建家庭。”

我母亲听着，心里热热的，感到了十分地踏实。

部队就我母亲工作的事情与地方政府联系，组织关系和毕业证书一并递交后，我母亲被安排到安顺地区专署。

我母亲一日三餐几乎都在专署，我父亲吃部队食堂。他俩只在不加班的星期天才一起用餐，而且多数从部队食堂打饭回到小家里吃。

第二年，我父亲被调到贵州军区，我母亲随之调动，被安排到厅属公司人事科。父母都是共产党员，正值新中国初期的国家建设阶段，很多事情需要做，而人手远远不够，我母亲巴不得全身每个细胞都帮着将工作往前赶。

这时候，第一个孩子即将出生。母亲仍然像平时那样，拼命三郎似地投入工作，竟提前两个月当了妈妈，却没有做好角色准备，坐月子也是手忙脚乱。专署的女同事说，坐月子会胖，母亲却瘦了许多。

这时候她才意识到，自己虽然工作上有能力去克服困难，打理家务的能力却连自己都不敢恭维。不足月出生的女儿一哭，母亲更是惊慌失措，急需得偷偷掉泪。

父亲心里非常难受，对母亲说：“不要着急，让我来想想办法。”见母亲止住了眼泪，赶紧宽慰说：“以后晚上把孩子交给我，你要尽量多一点睡眠。”说话间接过女儿，轻声哼着小曲哄着，在屋里来回踱着小步。

父亲环视整个屋子，锅碗瓢盆，各色婴儿尿布、衣裤挂满临时扯上的晾衣绳，奶瓶等婴



儿用品随处可见。他似乎这才明白，生活也是一门学问，而他俩的考试成绩显然不及格。

“怎么办呢？”办法还真地想出来了，借鉴前院一家的解决办法，“请保姆！”豁然开朗的感觉，令父亲瞬间感到他俩被解放了！父亲把怀里睡着的宝贝女儿轻轻放进婴儿床，盖好被子，开始拾掇屋子。

第二天，我父亲找到事务长，请他帮忙找保姆。热心的事务长一口答应，下午下班后就领了保姆到家。保姆自我介绍说：“我叫邹李氏，今年40岁。我家就住在安顺街，我的丈

太白湖畔

耕种拉打。

在部队的大哥也知道我们那儿大包干了，身在曹营心在汉，一次次到领导那儿闹着要复员，也一次次写信给家里，整天着急不安。

那时我家大致有十五六亩责任田，瞧着那即将熟得掉头的麦子，爸妈，还有我们差点没掉眼泪来。大包干时，不知因为什么，我们家手气一点儿都不好，生产队分各种农具了，别人家拾掇抓到了一台拖拉机和耕牛什么的，我们家什么也没抓到。

那天天还没亮，我们随着爸妈没精打采地朝我家的麦地里赶去。来到地头一看，我们全家都惊呆了，不，是喜极而泣。原来，上级成立了拥军帮扶队，正在帮我家收割小麦。

十五六亩小麦，二十来个人不到一天就收割完了。割倒麦子只是麦收的第一步，剩下的运输、脱粒和场晒等等都要大量的人力物力。我们家瞧着割倒的一大片麦子，又开始犯愁了。

这真是杞人忧天，还没等愁云来到我们脸上，拥军帮扶队又紧锣密鼓，把我们的麦子装

流年

一生结缘

秦 同

着的一个小盒子……

第二个结缘的军人，曾是一个杂志社的编辑部主任。他当过特警，参加过抗洪抢险。后来因为追捕逃犯，胳膊被歹徒砍了几刀，不得不转业来到地方。我大学的时候喜欢文学，发了好几篇文章在他们的杂志上。

一次，他亲自到学校见我，一见面就亲切地握住我的手，直夸我文章写得好。他有一种军人的气概，说话时却透着儒雅。听我说快要毕业找工作了，他就向杂志社极力地推荐了我。

在工作中，他倾其所能地帮助我。他的做事风格，也春风化雨般地影响着我，不仅使我的工作能力提升了，视野也变得更加宽广了。他是我的人生导师，却从没有居高临下。亦是我的朋友，常给我讲一些他在部队的逸闻趣事。如今，70高寿的他，时常说起这样的话：“国有战，召必回，战必胜！”

第三个结缘的军人，是著名作家石钟山。他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军事化学学院文学系，后来是武警总部政治部专业作家，擅长军事题材，著有长篇小说《大院子女》

夫身体不好，不做事。一个儿子是小时候领养的，刚从学堂毕业参加工作。街坊都叫我‘邹伯娘’，主家有什么要求请告诉我，我会照做。”保姆邹伯娘说话干脆利落。

“做饭洗衣、照料婴儿和产妇，家务都交给你啦。”我父亲的口气里透着如释重负。

保姆邹伯娘果然称职。一天下来，变魔术一般的，家里随处摆放的物品归整得利利落落。一日三餐很是及时，做的饭菜很是可口。成家1年多，我的父母这才真正开始有了过日子的感觉。更令父母惊奇的是，邹伯娘还能有时间缝衣裳。

后来，父亲调到贵阳某部，部队驻扎“大山洞”。家属院位于贵阳纪念塔畔的贵州军区大院。邹伯娘也自愿跟着到了贵阳，这个家真离不开她。

1956年春夏之交，我父亲所在野战军全团接到命令，连夜奔赴四川与西藏交界一带，任务是剿灭残留的无恶不作的土匪。当时，这一带的地方政府驻地多处被这帮土匪偷袭，疯狂烧杀抢掠，闹得人心惶惶，严重阻挠了当地政府的正常工作和老百姓的安全。

离开贵阳的部队驻地前，我父亲没有告诉家里。只留了一张纸条：“不要打听。很快回来。”后面落款了父亲的名字。纸条交给了部队留守人员，嘱咐两周后转交家里，因为两周后是父亲应该休假回家的日子。

我父亲在战斗的间隙仍偷空看书，写战地心得，还给他思念的妻子写信，尽管他知道信不可能邮寄。一次战斗结束后的短短休整时间，父亲在部队隐蔽的树林里席地而坐，取出笔记本记事。偶然抬头，看见晴朗的蓝天下，一棵特别高的树上站着一只小鸟，正仰着脖子对着天空，扇动着翅膀“叽啾，叽啾……”地唱着，父亲的脑子里顿时生出两句话：“独鸟独占独枝树，独歌独舞独此彼。”父亲将两句诗记到本子里，并留了落款：思念雯。“雯”是我母亲的小名。父亲在剿匪胜利回到家后，将这封信连同所有没寄出的信一并交给母亲看，还惹出了母亲的眼泪呢。这两句诗，母亲至今仍脱口而出。

川西剿匪胜利后，凯旋的父亲突然出现在母亲面前，怀抱婴儿的母亲吃了一惊，以为在做梦。父亲更吃了一惊，他一把从母亲臂弯里接过他刚刚谋面的第二个孩子，高高举起来。孩子咧开嘴，笑着看他。看着孩子的笑模样，父亲好生感动，对母亲说：“我们的新中国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，建设和发展欣欣向荣啊！这孩子就叫‘向荣’怎样？”母亲欣然同意。

这个孩子就是我。

就在父母共同度过了58周年结婚纪念日后的第二个月，父亲因心肌梗塞住院抢救。父亲醒过来，见母亲坐在他身边，吃力地伸出手去抓母亲的手，拉到他面前，紧紧攥住，无声地看着母亲。我见状泪水奔涌而出，跑到病房外的走廊捂住嘴痛哭，直到能够止住泪流，才到卫生间去洗洗脸，回到父亲病床前。

我蹲在父母跟前，攥着父亲和母亲的手，跟父亲耳语，“老爸，还有23个月就是‘钻石婚’了。我再带你和阿妈去拍婚纱照，还化妆哦。”老爸吃力地极轻地点头，眼神里流露出期待，脸上现出浅浅的、最后的笑容……

①本文主人公早年照片 ②作者资料
②胜利的号角 ■苗青 摄影

当兵人家有人帮

陆琴华

到他们开来的拖拉机上。

儿多老母苦，何止是苦啊？在部队的大哥，到了婚娶的年龄，爸妈又开始为大哥的婚事着急了。不是今天找这个亲戚给介绍女朋友，就是明天托那个熟人给介绍女朋友。爸妈心操了不少，力费了不少，到最后没一个成的。

一天，当过二十几年大队党支部书记的老邢来到我家。那时老邢已经退居二线了，仍然关心村里面的事。他听说我大哥婚姻大事八字还不见一撇，就来给我大哥当媒人来了。

老邢介绍的姑娘不是别人，是他妹妹家的小闺女。他的妹妹住在外村，小外甥女不但长得俊俏，还是村里的团支部书记。这让在部队的大哥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，当然，他也从此安心服役了。

上世纪90年代初，已经跟老邢外甥女结为连理的大哥，成了一名志愿兵。“军功章有你的一半，也有我的一半。”大哥这项荣誉和待遇的获得，有他努力的一份，也有别人帮扶的功劳啊。

■汤青 摄影



《军歌嘹亮》等。

当时著名作家采风团来到我们县，作协安排我接待他。石钟山先生为人谦逊，平易近人，他还送我一本他签名的《问苍茫大地》。在我向军人投去羡慕的眼光时，又遗憾自己没能当兵。他拍拍我的肩膀说：“小伙子，你还年轻，可以去考一个军队文职。”从此，我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变化。可以说，石钟山先生犹如一盏明灯，为我指明了方向。

在我后来的工作和生活中，很多朋友曾是军人。或许，是我渴望成为一名光荣的军人；或许，我与军人就是有缘；亦或，是一种信仰使然。如今，虽然未能如愿成为一名军人，但我干着为军人、为老百姓、为国家服务的事，足矣。

■毛毛 摄影



父亲在电话里说，“七一”前夕，市里开展“永远跟党走”百姓宣讲活动，他应邀参加。我仿佛看到他站在台上专注地讲着，铿锵有力，饱含激情，听众席响起阵阵掌声……

1964年，在全军开展大规模练兵比武的热潮中，父亲参军入伍。每天清晨，军号声还未响起，就早早起床，整理训练器材，打扫营区卫生，把垃圾桶都刷得干干净净，帮炊事班提水烧水，推车拉煤。训练场上的父亲，敏捷矫健，尤其擅长步枪射击和投弹。

在营团组织的比武中，屡次为连队争得荣誉。谁也没想到，仅仅过了1年，父亲在例行体检时，查出了重度肝炎，被送进部队医院治疗。在当时，重度肝炎非常难治。几个月后，父亲满怀对军营的眷恋中途退役，虽然带病回乡，心却留在了军营。

父亲在笔记本上写下了自己的4个心愿：“把病治好，早日入党，儿女长大参军，义务宣传国防教育。生命不息，战斗不止！”

县乡公社和村里给予父亲很多关心照顾，多给父亲分细粮，减免医药费，经常上门探望，帮助解决家中困难，让父亲倍感温暖。在母亲照料下，经过12年的治疗和调理，父亲终于恢复了健康。

父亲担任了村民兵连长，整齐的队伍，震天的口号，靶场的枪声，让他仿佛又回到军营。他把军事技能全部教给民兵，带着民兵夜间巡逻，维护安全，训练比武，每项工作都名列前茅，被上级表彰为“优秀民兵连长”，民兵连成为远近闻名的“先进民兵连”。1979年，父亲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此后多次获得“模范共产党员”荣誉称号。

为增加集体收入，村里在村委大院办起了养貂场，进了几百只水貂，父亲负责管理指导。父亲以场为家，全心靠上，带着村民打扫貂窝，更换饮水，洗涮食碗，对貂舍的温度、湿度、通风、光照逐项检查核对。

水貂饲养技术要求高，对饲料的质量和加工要求非常严格。每天天不亮，父亲就带着两个村民，开着三轮车，赶到35公里外的农贸市场，选购新鲜的鸡头、鸡骨、鸡腿、鸡架，回来先用清水洗净，放进大锅煮得烂熟，捞出来控干水，再加入玉米窝头和土霉素药片，用绞肉机绞碎，装进小碗放进貂窝。幼貂的饲料还要加入新鲜的车前子、蒲公英等中草药，预防消化道疾病。

在父亲的管理下，貂场发展顺利，一只只水貂在笼子里奔跑跳跃，体形灵活活泛，皮毛光滑如缎，每批成貂都供不应求，全村人乐得不拢嘴。

在一个冬天，我参军了，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。父亲紧紧地攥着我的手，黝黑的脸膛内闪着兴奋的光芒，“孩子，保卫祖国，无上光荣！你是咱家第三代军人，到了部队好好干，早日把立功喜报寄回家！”我牢记父亲的期望，以山里孩子特有的韧劲，用一枚枚军功章，延续着父亲不变的梦想……

2013年，父亲在70岁的时候，实现了自己的另一个梦想。他省吃俭用收藏整理了大半辈子的上万册军事书籍报刊，陆海空各军兵种的武器装备模型，不同年代的各式军装等，还有著名战役的勋章和纪念章，满满当当地摆满了4间大瓦房，创办了全市第一家免费开放的国防教育书屋。

前来参观学习的党员干部群众、驻军官兵，还有外地市的人们，熙熙攘攘，络绎不绝。站在书屋里，父亲依然是当年那个年轻的战士，声情并茂地宣传讲解。父亲以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、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、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等主题，制作了很多形象直观、图文并茂的大展板，用三轮车拉着，到学校、社区、村庄开展国防教育宣传，举办国防知识讲座。

镇上大集时，黑压压的人群中，总有父亲的身影。他拿着小喇叭，站在一排展板前讲解，很多人听得忘了赶集。很多时候，虽然天上下着小雨，却仍有不少人在展板前观看。父亲身上淋湿了，脸上却绽放着温暖的笑容……

至此，50年前父亲写在笔记本上的愿望全部成为现实。

父亲先后被省市县聘为讲师团成员，多次参加爱国主义主题宣讲。父亲的事迹被几十种军地报刊、省市广播电视等媒体采访报道。“优秀共产党员”“最美退役军人”“十佳百姓宣讲员”“感动龙城年度人物”“道德模范”“五好老人”“模范老人”……一个个奖杯奖牌闪着耀眼的光芒，一摞摞红彤彤的荣誉证书摆满半面墙壁。2017年，父亲被表彰为“全国百姓学习之星”；2019年，父亲的感人事迹登上“学习强国”……

有人说父亲不会享福，有人说父亲不懂享受，也有人劝父亲把钱省下来颐养天年。父亲笑说：“每个人对幸福的理解和追求不同，幸福的含义也有很多种。勤劳致富是幸福，身体健康是幸福，家庭和睦是幸福，无忧无虑也是幸福。我是一名老兵，是共产党员，对我来说，宣传国防教育，传播爱国爱军爱的正能量，为社会为群众多做一些有意义的事，就是我的幸福！”

父亲，永远的战士……

本文主人公在国防教育书屋为青年官兵讲解 ■作者资料图片

东 山 小 鲁

战士的幸福

刘 琴